

## 《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 口傳故事考述

陳引馳 陳 特

**【摘要】**《大唐西域記》是中古西行求法僧人撰寫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歷史、地理和風俗上的價值極高，即從宗教文學方面觀察，其記述西域、印度等地流傳之佛教故事傳說甚夥，亦不容忽視。本文試從文本比勘入手，推證《大唐西域記》記述佛教傳說故事的書面典籍和口頭傳播兩種來源方式及兩者錯綜交織之表現，條理並分析其特點，進而顯示玄奘撰述態度的多面性以及其著作包涵的複雜性。

**【關鍵詞】**《大唐西域記》 西行求法 佛教故事口傳

考究印度佛教文化與中國文學之交通關涉，既往之學術史文獻顯示，其主要方式乃是根據相關文本之間的對勘、比照，揭示如漢譯佛經文本與特定文學作品之間的類似性，從而推定其間的影響和接受。而以不同文化交流的通例，文字之交固甚重要，而親身的接觸和口耳相聞乃至相傳，亦不可忽略。中古時代，本土與域外如印度之交往，固甚為困難，能親歷體驗者僅是少數，不能與今日之世界相提並論，然不可謂絕無僅有，雖然對於這些口耳相聞與相傳的痕迹，身處時間下游的我們也只能通過文字窺見一二。在這些親歷體驗古代中印文化和文學濡染交通的人物和文本中間，綿延數百年西行求法僧人們留下的記錄，最為顯見而重要；這些著述之中，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記》自屬第一等之列。

《大唐西域記》最初乃奉詔而撰，記述西域各國地理國情、風土民俗

之同時，基於撰者玄奘<sup>①</sup>的佛教立場，也記錄了大量傳說故事，大抵與佛教相關。這些故事，多能在佛典中找到類似的記載，其間異同，頗堪比對。

—

《大唐西域記》記載各地風俗、故事之時，往往有提示詞，“聞諸”或“聞之”後加“先志”、“耆舊”、“土俗”、“先記”等。恰恰此類標誌詞，在不同的版本中頗有出入。現據《大唐西域記校注》<sup>②</sup>，將書中所載“聞諸”、“聞之”各條，製成附表，見諸文後。

由附表大致可得如下三點觀察：

第一，文本差異主要出現在“先志”，《大唐西域記》書“先志”者，幾乎皆有異文而不確鑿。

第二，“耆舊”、“土俗”和“先記”的文獻情況則大致無出入，即有文字差異，亦多屬可判斷之訛誤。

第三，依照版本先後，時代較早之敦甲本、古本、石本中多作“耆舊”或“土俗”<sup>③</sup>，但同樣較早的宋本則並不如此，故而可知《大唐西域記》中傳說故事的來源，很早就有不同記錄。

從文字的表述來看，我們大膽假設：“先志”、“先記”、“耆舊”、“土俗”，可大致歸入兩種類型，“先志”、“先記”屬於書面文本，“聞諸（之）先志（先記）”之事，當有一文本依據而為玄奘閱讀所知；“耆舊”、“土俗”出於耳聞目睹，“聞諸（之）耆舊（土俗）”之事則是玄奘聽聞而得。約略而言：前者屬書面，後者屬口傳。

由此，我們推擬，《大唐西域記》中有一部分明確為由“耆舊”、“土

① 《大唐西域記》成書後，貞觀二十年玄奘《進西域記表》稱《大唐西域記》乃“玄奘所記”（《新唐書·藝文志》亦僅列玄奘之名），然今所見各本《大唐西域記》，卷首題名多作“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直齋書錄解題》亦如是）。一般認為，此書為玄奘在弟子辯機協助下撰成，主要材料及佈局出自玄奘，辯機之協作亦功不可沒。

②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本文依據之該本校勘，由范祥雍先生完成，後單獨成書曰《大唐西域記匯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

③ 其後唯時代較晚的中本（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英泥金本）如此，佛藏之流衍自有獨特之次第，中本之淵源當與稍早各本不同。

俗”而得之故事，是為玄奘在西行遊歷過程中耳聞目睹而得並加以記錄的，另有一部分故事則“聞諸先記”，是玄奘由書面典籍閱讀而得並記於書中的；還有數量不少的故事，不能明確判定<sup>①</sup>。一種可能的情况是，這一部分不能確定的記載，可能同時受到口頭傳說與典籍記載的影響。概而言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所記，來源上兼有口傳與典籍兩種情況。

## 二

但口傳和典籍的區分卻也不能截然兩判，涇渭分明。首先，所謂佛典，並非直接來自書寫，雖然後世學人對佛經數次結集的情況多有質疑，諸種佛典所記細節亦頗多出入，但佛典必非直接形諸文字，而是在相當的歷史時期內經由口頭轉寫為文字的。其次，佛典中傳說故事宏富，這些故事又可能流傳民間轉為口傳。即使《大唐西域記》所記聞自口傳者，之前玄奘是否讀過相關典籍記載或這些故事又是否來自典籍，皆存有可能性而無法確知。可以明確的是，口傳和書面的影響，必然是雜糅和交互的。

《大唐西域記》記有不少見諸佛典的故事，但這些故事絕非簡單地從佛典轉移到《大唐西域記》中，其中就存在著上面言及的複雜情況。季羨林等在《大唐西域記校注》（下簡稱《校注》）中已經註明了若干故事也見於其他典籍，這裏以《校注》的說明為據，加以補充<sup>②</sup>，製成下表。

- 
- ① 以上列出幾種版本的文獻差異，不能以時間先後或文本的完整與否簡單判斷出一個“定本”，或確定究竟應當是“先志”還是“耆舊”、“土俗”，前刻本時代（口傳、傳抄時代）的書籍，鮮有所謂的“定本”，也一般難以考究其淵源承繼關係，時間上在前的版本和在後的版本很可能只是平行關係，故而這裏不擬（也基本無法）對具體文字上究竟是否“先志”作出判斷（雖然如果一則一則故事進行推考，大致上還是可以判斷出在口傳和典籍上的偏重，但這並非本文重心），只是希望通過上述臚列，說明玄奘所記故事來源上的複雜性。
- ② 《大唐西域記校注》注解並非竭澤而漁，只舉列重要佛經，在製作下表過程中，我們添加了一些《大唐西域記校注》未提及的也記載了類似故事的佛經，同時《大唐西域記校注》也有一些卷數之類的舛誤，則徑改於表中，不再一一注出。佛典浩如煙海，此處所及只是挂一漏萬，管中窺豹而已。若未加特殊說明，本文所引佛典據《大正新修藏經》。

《大唐西域記》所載見於佛經等典籍之傳說故事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sup>①</sup>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sup>②</sup>
卷 一			
縛喝國	提謂城及波利城	《五分律》卷十五;《四分律》卷三十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五;《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二《二商奉食品》;本書卷八有“二長者獻妙蜜處”,《因果經》;《普曜經》。	伽藍百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小乘。
卷 二			
那揭羅國	瞿波羅龍傳說	《阿育王經》第二、第六卷;《阿育王傳》卷二。	伽藍雖多,諸宰堵波荒蕪圯壞,僧徒寡少,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健 馱 邏 國	千生舍眼	《校注》已引《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又略叙《菩薩本行經》卷下,情節略不同。	伽藍千餘所,摧殘荒廢,蕪漫蕭條,(迦膩色迦王伽藍)僧徒減少,小乘。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鬼子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一;《雜寶藏經》第九;《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二;《佛說鬼子母經》。	
	商莫迦菩薩故事	《六度集經》卷五;《雜寶藏經》第一;《僧迦羅刹所集經》卷上;《善見律毗婆沙》第二;《睽子經》;《洛陽伽藍記》卷五。	
	獨角仙人故事	《佛本行集經》卷十六;《佛所行贊》卷一;《智度論》卷十七。	
卷 三			
烏仗那國	忍辱仙本生	《六度集經》卷五;《賢愚經》卷二;《涅槃經》卷三;《中本起經》上;《僧伽羅刹所集經》上;《出曜經》卷二十三。	伽藍舊有一千四百,多已荒蕪,僧徒昔一萬八千,今漸減少,大乘,天祠十有餘所,異道雜居。

① 這些佛典,大部分譯於玄奘之前,也有玄奘之後的義淨等翻譯的。但這些後譯佛典,玄奘也有可能讀過其梵文原本,而佛典的梵本情況,往往極為複雜,所以佛典譯出時間的前後,在這裏或不宜鑿求。

② 季羨林為《大唐西域記校注》所作前言《玄奘與〈大唐西域記〉》中將印度諸國的佛教情況(包括伽藍、僧徒和宗派)、異道情況(包括天祠、信徒)匯於一表,表中的這一欄,即大致錄自《玄奘與〈大唐西域記〉》,不屬於印度境內國家而不見於彼表者,查考《大唐西域記》相關記載而補之。

續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烏 仗 那 國	如來降龍故事	《菩薩本行經》卷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四；《佛所行贊》卷四；《智度論》卷九；《善見律毗婆沙》所記降龍者為末闍提。	同前
	如來捨身聞半頌	《大般涅槃經》卷十四。	
	薩縛達多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二，卷一亦有類似長壽王故事；《智度論》卷十二。	
	析骨書經典本生	《賢愚經》卷一；《智度論》卷四十九；《菩薩本行經》卷下；《洛陽伽藍記》卷五。	
	尸毗迦王割肉喂鷹本生	《賢愚經》卷一；《六度集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智度論》卷四；巴利文《本生經》；《洛陽伽藍記》卷五；《法顯傳》。	
	變蘇摩蛇本生	《賢愚經》卷七；《菩薩本行經》卷下；《六度集經》卷一；《洛陽伽藍記》卷五。	
	孔雀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三（所載不同，《校注》誤）；《雜譬喻經》卷上。	
	慈力王本生	《賢愚經》卷二；《菩薩本生鬘論》卷三。	
咀 叉 始 羅 國	青蓮同馥故事	《大毗婆沙論》卷一百一十四。	伽藍雖多，僧徒寡少，大乘。
	戰達羅鉢刺婆本生	《佛說月光菩薩經》。	
	舍千生本生	《賢愚經》卷六；《六度集經》卷一；《大方便佛報恩經》卷五；《大寶積經》卷八十。	
僧訶補羅國	摩訶薩埵投身飼虎	《六度集經》卷一；《賢愚經》卷一；《菩薩本生鬘論》卷一。	大乘
卷 四			
秣菟羅國	獼猴持蜜奉佛	《雜阿含經》卷四十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賢愚經》卷十二；《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等。本書卷七吠舍釐國亦有“諸獼猴奉佛蜜處”（又見《四分律》卷二）。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兩千餘人，大小二乘，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續 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劫比他國	蓮花色尼見佛	《五分律》卷四;《智度論》卷十一;《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二;《法顯傳》。	伽藍四所,僧徒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十所,異道雜居。
卷 五			
羯若鞠闍國	曲女傳說	《薄伽梵往事書》;《羅摩衍那》。	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正量部。
卷 六			
室羅伐悉底國	蘇達多故事	《須達經》(與《中阿含·須達多經》同);《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八;《賢愚經》卷十;《經律異相》卷三;《雜譬喻經》卷下;《法顯傳》等。	伽藍數百,圯壞良多,僧徒寡少,正量部。天祠百所,異道甚多。
	指鬘舍邪故事	《增一阿含經》;《央掘魔羅經》;《雜阿含經》卷三十八;《賢愚經》卷十一。	
	如來洗病苾芻	《四分律》卷二十八;《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大毗婆沙論》卷十一;《生經》卷三等。	
	没特伽羅子舉舍利子衣帶不動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九;《智度論》卷四十五。	
	外道梵志殺淫女謗佛	《六度集經》卷五;《修行本起經》卷一;《孫陀利宿緣經》;《經律異相》卷四十;巴利文《本生經》,《法顯傳》。	
	提婆達多事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七;《十誦律》卷三十六、三十七;《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十八;《智度論》卷十四;《法顯傳》。	
	戰遮婆羅門毀謗如來事	《生經》卷一;《經律異相》卷四十五;巴利文《本生經》、巴利文《法句經》等;《法顯傳》。	

續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室羅伐悉底國	毗盧擇迦王陷地獄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六；《毗琉璃王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七、八、九。	同前
	得眼林故事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三；《法顯傳》。	
劫比羅伐窣堵國	釋迦降神母胎	《普曜經》卷二(《降神處胎品第四》)；《佛本行集經》卷七《俯降王宮品第五》等。	伽藍故基千有餘所。宮側伽藍：僧徒三十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兩所，異道雜居。
	阿私多仙看相	《佛本行集經》卷七至卷十；《佛所行贊》卷一；《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等。	
	太子角力擲象	《因果經》卷二；《普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十三等。	
	太子逾城見生老病死	《佛本行集經》卷十四《出逢老人品第十六》；《長阿含經》；《方廣大莊嚴經》卷五；《五分律》卷十五；《因果經》卷二等。	
	太子坐樹陰觀耕田	《因果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十二；《普曜經》卷三(《坐樹下觀犁品第八》)；《方廣大莊嚴經》卷四。	
	毗盧擇迦王誅釋種	《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六；《四分律》卷四十一；《五分律》卷二十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八。	
	釋迦度族人	《四分律》卷四；《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九。	
	天像迎佛傳說	《普曜經》卷三(《入天祠品第六》)；《方廣大莊嚴經》卷四。	
太子角逐射箭	《因果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十三；《方廣大莊嚴經》卷四等。		
藍摩國	無憂王分建窣堵波	《長阿含經》卷四；《阿育王傳》卷一。	一伽藍，僧徒鮮矣。
	太子解衣剃髮	《普曜經》卷四(《出家品第十二》)；《方廣大莊嚴經》卷六等。	
	太子以寶衣易鹿皮衣	《校注》引《瑞應本起經》。	
	灰炭窣堵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	

續 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拘 尸 那 揭 羅 國	雉王救火本生	《智度論》卷一十六。	此國與藍摩國皆屬於荒廢之地。
	鹿 救 生本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善賢故事	《大般涅槃經》卷五十六;《長阿含經》卷四;《雜阿含經》卷三十五;《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七;《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八。	
	執 金 剛躡地	《佛入涅槃密迹金剛力士哀戀經》。	
	摩訶摩耶夫人哭佛	《摩訶摩耶經》卷下。	
	如來三從棺出	《長阿含經》卷四;《經律異相》卷四。	
	直性婆羅門分舍利	《長阿含經》卷四。	
卷 七			
婆 羅 痾 斯 國	初轉法輪	《因果經》卷三;《方廣大莊嚴經》卷七;《四分律》卷三十二;《五分律》卷十五;《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三、三十四《轉妙法輪品》;《增一阿含經》卷十四等。	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作“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百餘所,異道萬餘人(事自在天)。
	彌勒受成佛記	《長阿含經》卷六;《大寶積經》卷四二等。	
	象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四;《雜譬喻經》卷上;《雜寶藏進》卷二;巴利文《本生經》。	
	示為鳥身本生	《智度論》卷一十二;《四分律》卷五十;《五分律》卷十七等。	
	施 鹿 林本生	《六度集經》卷三;《智度論》卷十六;《雜譬喻經》、《出曜經》卷十四;巴利文《本生經》卷十二等。	
問道阿羅邏、郁頭藍子	《佛本行集經》卷二十一《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上)》及二十二《問阿羅邏品第二十六(下)》、《答羅摩子品第二十七》;《中阿含經》卷五十六。		

續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婆羅痾斯國	烈士池		同前
	月兔故事	《六度集經》卷三;《生經》卷三十一;《菩薩本生鬘論》卷六;《雜寶藏經》卷十一;《撰集百緣經》卷三十八;巴利文《本生經》等。	
戰主國	曠野鬼皈依如來	《雜寶藏經》卷八等。	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小乘。天祠二十,異道雜居。
吠舍釐國	庵沒羅女皈依佛教	《長阿含經》卷二;《增一阿含經》卷十;《五分律》卷二十;《四分律》卷四十;《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六等。《法顯傳》所記地理位置不同。	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天祠數十,外道雜居(露形之徒)。
	天魔迷惑阿難	《長阿含經》卷二;《大般涅槃經》卷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六;《法顯傳》。	
	千佛本生	《雜寶藏經》卷一《鹿女夫人緣》、《蓮花夫人緣》;《長阿含經》卷十一;《大般涅槃經》卷上;《六度集經》卷三;《水經注》、《法顯傳》。	
	栗帖婆子別如來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六。	
	摩訶提婆本生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八;《中阿含經》卷十四;巴利文《本生經》。	
	吠舍釐城第二結集	《四分律》卷五十四;《五分律》卷三十;《十誦律》卷六十、六十一;《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善見律毗婆沙》卷一;《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三;《法顯傳》。	
	阿難陀分身與二國	《阿育王傳》卷三;《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四十;《法顯傳》,本書卷九“摩揭陀國下”有“阿難半身窰堵波”遺址。	
弗栗恃國	化度漁人故事		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天祠數十,外道實衆。

續 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卷 八			
摩揭陀國	阿育王皈依佛教	北傳佛教：《雜阿含經》卷二十三；《阿育王傳》卷一；《阿育王經》卷一；《分別功德論》卷三等。南傳佛教：《善見律毗婆沙》等。	伽藍五十餘所，伽藍、天祠及窣堵坡，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僧徒萬有餘人，大乘。天祠數十，異道實多。
	佛為阿育王說獻土之因	《賢愚經》卷三；《法顯傳》。	
	摩醯因陀羅故事	北傳佛教：《阿育王傳》卷二；《阿育王經》卷三；《分別功德論》卷三等。南傳佛教：《善見律毗婆沙》等。本書卷十一僧伽羅國有摩醯因陀羅至僧伽羅國傳法記載。	
	雞園僧伽藍	《雜阿含經》卷二十三；《阿育王經》卷二；《善見律毗婆沙》卷二。	
	阿育王半阿摩落伽	《大莊嚴論經》卷五；《阿育王經》卷五。	
	建捷椎聲窣堵波	龍樹、提婆故事。	
	馬鳴遺迹	馬鳴摧服鬼辯婆羅門。	
	如來成道時日	三十歲：《梵網經》、《普曜經》、《瑞應本起經》、《因果經》、《智度論》等；三十五歲：《長阿含經》、《增一阿含經》、《十二遊經》、《出曜經》等。	
	天帝釋奉草	《四分律》卷三十一；《五分律》卷十五；《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五。	
	青雀群鹿呈祥	《佛所行贊》卷三；《無量壽佛經》序文；《法顯傳》。	
大梵天王勸請	《四分律》卷三十二；《五分律》卷十五；《方廣大莊嚴經》卷十；《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三《梵天勸請品第三十六》。		
如來受貧老母施故衣	《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二；《因果經》卷四。		

續 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摩揭陀國	目支鄰陀龍王護佛	《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一；《四分律》卷三十一；《五分律》卷十五；《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一；《法顯傳》。	同前
	四天王以石鉢獻佛	《佛本行集經》卷六十一；《五分律》卷十五；《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五；《四分律》卷三十一；《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二（此處有從金鉢改為頗梨鉢、琉璃鉢、赤珠鉢、瑪瑙鉢、車璩鉢、石鉢）。	
	盲龍復明	《佛所行贊》卷三。	
卷 九			
摩揭陀國	香象侍母	《雜寶藏經》卷二；《佛本行集經》卷五十六；巴利文《本生經》。	
	雞足山大迦葉故事		
	馴服醉象	《佛所行贊》卷四；《增一阿含經》卷九、卷四十七；《雜寶藏經》卷八；《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九；《法句譬喻經》卷三。	
	舍利子聞馬勝比丘說法	《因果經》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四十八。	
	勝密害佛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五；《智度論》卷三。	
	時縛迦大醫 建 說法堂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九；《佛說寂志果經》；《長阿含經》卷十七；《四分律》卷三十九、四十；《善見律》卷十七。	
	提婆達多遙擲擊佛	《五分律》卷三；《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七；《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九；《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第十八；《法顯傳》。	
	阿 難 爲 魔怖	《法顯傳》。	
	卑 鉢 羅 石室	《法顯傳》。	

續 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摩揭陀國	提婆達多入定石室	《法顯傳》。	
	比丘自害證果	《法顯傳》。	
	迦 蘭 陀竹園	《中本起經》上;《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八。	
	第一結集	《智度論》卷二;《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二;《阿育王經》卷六;《付法藏因緣傳》卷一;《阿育王傳》卷四;《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四十;《四分律》卷五十四;《五分律》卷三十;《善見律毗婆沙》卷一等。	
	殊底色迦長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二、三;南本《大般涅槃經》卷二十八;《光明童子因緣經》;《樹提伽經》等。	
	外道執雀問佛死生	《校注》:“此傳說出處不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有類似記錄,玄奘譯《俱舍論》卷三十有執雀外道故事。	
	目連故里		
	頻毗娑羅王迎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七。	
	長爪梵志	《撰集百緣經》卷十;《長爪梵志請問經》。	
	舍利弗先釋迦逝世	《增一阿含經》卷十八;《月光菩薩經》;《賢愚經》卷五;《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十八(《校注》已引,稍有不同)。	
	天帝釋畫石問佛	《長阿含經》卷十;《法顯傳》。	
鴿王本生	《六度集經》卷六(與《西域記》故事相差大);《智度論》卷十一。		
卷 十			
伊爛拏鉢伐多國	室縷多頻設底拘胝飯依佛教	《增一阿含經》卷十三;《四分律》卷三八;錫蘭佛傳;西藏佛傳。	伽藍十餘所,僧徒四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

續表

國	傳說故事簡稱	類似記載所見佛典	該國佛教流布情況
僑薩羅國	龍猛與提婆、龍猛自刎	鳩摩羅什譯有《龍樹菩薩傳》、《馬鳴菩薩傳》，其中故事與本書出入較大。	伽藍百餘所，僧徒減萬人，大乘。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珠利耶國	提婆遺事	鳩摩羅什譯有《提婆菩薩傳》，其中故事與本書出入較大。	伽藍頽敗，僧徒粗有。天祠數十所。
卷 十 一			
僧伽羅國	僧伽羅建國傳說	巴利文《本生經》中的《雲馬本生》；《六度集經》卷六；《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九；《中阿含經》卷三十四；《法顯傳》。	伽藍百餘所，僧徒二萬餘人，大乘上座部。
	阿跋耶祇釐住部	《善見律毗婆沙》卷二、三。	
	俯首佛像傳說		
阿傘茶國	諸苾芻著屣、縛屣、三衣重複	《四分律》卷三十九；《五分律》卷二十、二十一；《十誦律》卷二十五；《僧祇律》卷二十三等。	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小乘正量部。天祠五所。
卷 十 二			
瞿薩旦那國	建國傳說	藏文《于闐國史》（寺本婉雅有日譯）。	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乘。
	毗盧折那伽藍	《洛陽伽藍記》；藏文《于闐國授記》。	
	如來于瞿室餒伽山說法	藏文文獻：《牛角山懸記》、《僧伽伐彈那懸記》、《于闐國懸記》、《于闐國史》（《校注》已介紹各種漢譯）。	
	麻射僧伽藍	藏文《于闐國史》；《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	
	龍鼓傳說	《于闐國史》。	
	雕檀佛像	《洛陽伽藍記》卷五。	

季羨林在《玄奘與〈大唐西域記〉》中通過對大小乘之間的對比、佛教和外道的對比等詳細討論了佛教在印度的情況，而通過上表，我們還可以從佛教傳說故事的角度作更具體的討論。

這裏可以附帶提及的是，《大唐西域記》所記佛教故事，在有的國家特別多，而這些國家，或歷史上佛教興盛，或在玄奘遊歷時佛教仍然發達：前者如烏仗那國（九則故事，該國舊有伽藍一千四百）、室羅伐悉底國（九則故事，該國有伽藍數百）、劫比羅伐窣堵國（九則故事，該國伽藍故基千有餘所）、吠舍釐國（七則故事，該國曾有伽藍數百）；後者如健馱邏國（四則故事，該國伽藍有千餘所）、婆羅痾斯國（八則故事，該國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同時，由於地理因素，某些與釋迦牟尼密切相關的地方，故事相當密集，最爲典型的就昰摩揭陀國。

### 三

上文已經指出，《大唐西域記》所記傳說故事在來源上有來自口傳、典籍或雜糅的複雜情況，前表所列故事，雖然大都可見於其他典籍，但絕非僅來自書面，其中當有不少“耆舊”、“土俗”影響的元素。

玄奘對傳說故事的記錄，與其西行經歷同步，大致上到了某地，則記載發生在此地的傳說故事，其中很多地方還有與故事相關的所謂“遺迹”，表中有大量故事只是簡單提及某地爲某某故事的發生場所，這些記載，沒有太大的必要詳辨其出於口傳還是書面。有一些記載則可以明確其來源於典籍，如藍摩國和拘尸那揭羅國中所記故事，這兩地在玄奘遊歷之時，都是荒蕪頹敗之所，藍摩國“空荒歲久，疆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拘尸那揭羅國“居人稀曠，閭巷荒蕪”<sup>①</sup>。這些地方所記的見諸佛典的傳說故事，應當沒有太多口傳部分。

還有一部分故事，主要來自口傳，與佛典關涉不大。上表中有五個傳說故事，難以找到佛典文獻中直接的記載<sup>②</sup>。這些應當主要是來自口傳的

①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526、536頁。

② 分別是烈士池故事（婆羅痾斯國）、化度漁人故事（弗栗特國）、雞足山大迦葉故事（摩揭陀國）、目連故里（摩揭陀國）、俯首佛像傳說（僧伽羅國）。這些或許是當地流傳較廣的傳說故事，也可能有其他文獻依據（參看下文對“獨角仙人”故事的分析）。同時，這些與佛典無關之故事，亦有影響甚深遠之例，如“烈士池”故事，前賢考訂頗多，我們的詳細分析見《從烈士池傳說到杜子春故事》（載《民間文藝季刊》1987年第4期，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該文略作修訂收入陳引馳《隋唐佛學與中國文學》第七章第二節，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399頁。

故事中,《大唐西域記》卷九所記“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值得加以提出討論。關於“執雀外道”,玄奘在介紹摩揭陀國那爛陀僧伽藍附近諸迹時僅一句帶過:“其西垣外池側窰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校注》對此句加以注釋:“案此傳說出處不詳。”<sup>①</sup>《校注》隨後還引用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的類似記載(“婆羅門執雀請問處”)<sup>②</sup>,這說明在略晚於玄奘的時代,相關故事還在當地流傳,而且能夠見到與這一故事相關的“遺迹”。需要辨說的是,《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記述文字之後有“唐云雀離浮圖”一語。關於“雀離浮圖”,唐代以前文獻即有所記錄。《洛陽伽藍記》卷五宋雲、惠生使西域部分,詳細記述了“乾陀羅城”的“雀離浮圖”始末,周祖謨指出,《洛陽伽藍記》中的記載與《北史》之記錄相合,並對“雀離”之名作了解釋<sup>③</sup>,范祥雍也廣引前賢研究予以疏釋<sup>④</sup>,我們知道,唐前內外典籍《法顯傳》、《水經注》、《魏書·西域傳》等也有相關記述;成書時代晚於玄奘的《續高僧傳》、《法苑珠林》等書中,亦可見“雀離浮圖”之相關記錄<sup>⑤</sup>。然而,需要指明的是,這些雀離浮圖的地點,都在“乾陀羅城”或“弗樓沙國”(如《法顯傳》、《水經注》),而非《大唐西域記》“執雀外道於此問佛死生”發生的“摩揭陀國”。綜合來看,玄奘所記“執雀外道於此問佛死生”與中古時代諸多典籍涉及的“雀離浮圖”在發生的地點和故事的情節上並不相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之注語,大約由字面牽合而致,未可混淆而論。回到《大唐西域記》“執雀外道於此問佛死生”,值得注意的是,類似遺迹並不僅僅在西行求法時纔能看見,“執雀外道”這一形象,在南北朝到唐初的佛教造像中十分常見,往往和“持骷髏外道”成對出現。王惠民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王氏的論文指出,敦煌壁畫中有三十組執雀外道、持骷髏外道形象,敦煌以外的這類圖像則有二十七組。王惠民據玄奘譯《俱舍論》卷三十,推定執雀外道並非以往學者認為的婆藪仙,而是離繫子。《俱舍論》卷三十對離繫子“問雀死生”的記錄語焉不詳,“但這一故事在佛傳、《阿含經》等早

① 此句中已引,參看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760頁。

② 義淨原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115頁。

③ 周祖謨言:“其所以名之曰雀離者,或云雀離乃具有異采之義。”見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14頁。

④ 楊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34—337頁。

⑤ 《大唐西域記》對此亦有記載,比勘《法顯傳》諸書,實為一事,唯未見“雀離”之名。參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38—239頁。

期佛經中似乎沒有記載”，王氏經過查考，發現“目前所知較早的記載是南朝真諦(499—569)譯《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卷二三”，但其中記述“也是一筆帶過”，目前所知的最具體的關於“執雀外道”故事的記載，是玄奘門人普光《俱舍論記》中的記錄<sup>①</sup>：“如外道離繫子以手執雀問佛死、生。佛知彼心不為定，若答言死，彼便放活；若答言生，彼便捨殺。故佛不答。”而《俱舍論記》恰恰是普光傳玄奘《俱舍論》之“記”，故而普光的詳細記錄或乃聞之於玄奘。據此我們可以推斷，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記錄的“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應當主要從口傳故事中而得，但這一口傳故事與佛典(尤其是玄奘所譯之《俱舍論》)有一定聯繫，故而在傳授《俱舍論》時，玄奘或許依據當年耳聞之傳說故事，進行了具體解說，從而被普光記錄。

比較有意義加以細緻探究的，是《大唐西域記》中與典籍所記差異較大的傳說故事，這種差異的產生，極有可能是“蒼舊”、“土俗”的口傳導致。

《大唐西域記》所記與佛典所記之差異，又有如下幾種情況：

首先，是具體空間的落實<sup>②</sup>。

這是每個故事都不能避免的，佛經所說故事往往虛設某地，具體的空間信息不充分。而《大唐西域記》以遊歷為綫索，故而每個故事的發生乃至流傳，都有十分具體的地點。這種“落實”甚至會因為佛經故事流傳影響大而四處被“認領”，以致一個故事有多個“遺址”，《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有天魔迷惑阿難的地點，而卷九摩揭陀國也有阿難為魔波旬所怖的記載，這兩個故事情節差異頗大，側重點更是不同，但很可能都是由最初見於《長阿含經》等早期佛典的故事流行而成。

我們不僅能在《大唐西域記》中找到類似故事的不同的“遺址”，還能將它和同樣西行求法的宋雲、惠生以及法顯的遊歷記錄進行對比。前表中共有二十三個故事同時也見諸《法顯傳》或《洛陽伽藍記》卷五之“宋雲、惠生

<sup>①</sup> 參看王惠民《執雀外道非婆藪仙辨》，載於《敦煌研究》2010年第1期。

<sup>②</sup> 此一問題，參看陳引馳《佛教文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版)第三章第四節《僧侶傳記中的傳奇》及陳引馳《印度佛教故事口傳入華之途徑及語言交際》(《中國學研究》第17輯，濟南：齊魯書社2011年版)。

使西域”部分<sup>①</sup>。較諸《大唐西域記》，法顯和宋雲、惠生的記載往往更為簡略，一般只交代某地為某故事的發生場所，偶爾會對故事加以概述，但很少有《大唐西域記》中的長篇記錄。法顯、宋雲、惠生西行的時代和玄奘並不太遠，經行之處和玄奘也多有重疊，故而自然容易記載類似的故事。但若根據今人考釋之當時各國地理位置，我們卻可以發現，一些類似的故事發生之地卻並不完全一致<sup>②</sup>。面對這一現象，後來學者多從具體地理位置的考辨上進行分疏，周祖謨在《洛陽伽藍記校釋》卷五烏場國之“阿周陀窟及閔子供養盲父母處”之後有長篇校釋，最後歸納：“上述本生譚，玄奘《記》均在健馱邏國(Gandhāra，即下文之乾陀羅國)，睽子塔在跋虜沙城(Paluṣa，即下文之佛伏沙城)之西北二百餘里，太子石室在城之東北二十餘里。皆在烏場國之南。故沙畹以為此記編次錯亂，檀特山之記述應位於記述佛伏沙城之前。今細釋斯記，前後文次縝密有序，實未紊亂。蓋宋雲、惠生居烏場國久，檀特山亦適在烏場之西南，若當其居烏場國之時，往至檀特山，爾後始如健馱邏國，未為不可，則依其遊迹所及之先後而述之，亦未為誤。且惠生時，烏場國與健馱邏國之疆域，與玄奘入竺時是否相同，猶未可知。豈可一概而論？與其謂編次有錯亂，勿寧謂其記叙稍欠詳明耳。”<sup>③</sup>沙畹

- ① 分別是“析骨書經典本生”(《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洛陽伽藍記》“烏場國”)、“尸毗王本生”(《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法顯傳》“宿呵多國”、《洛陽伽藍記》“乾陀羅國”)、“變蘇摩蛇本生”(《大唐西域記》卷三“烏仗那國”、《洛陽伽藍記》“乾陀羅國”)、“蓮花色尼見佛”(《大唐西域記》卷四“劫比他國”、《法顯傳》“僧伽施國”)、“蘇達多故事”、“外道梵志殺淫女誘佛”、“提婆達多事”、“戰遮婆羅門毀謗如來”、“得眼林故事”(《大唐西域記》卷六“室羅伐悉底國”、《法顯傳》“拘薩羅國舍衛城”)、“庵沒羅女皈依佛教”、“千佛本生故事”、“七百賢聖結集”(《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法顯傳》“毗舍離國”)、“阿難為魔怖”(《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卷九“摩揭陀國”、《法顯傳》“王舍新城蒞沙王舊城”)“阿難陀分身與二國”(《大唐西域記》卷七“吠舍釐國”、《法顯傳》“毗舍離國”及“五河合口”)、“無憂王相關故事”(《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法顯傳》“伽耶城貝多樹下”，二處故事情節與順序皆有所不同)、“青雀群鹿呈祥”、“目支鄰陀龍王護佛”(《大唐西域記》卷八“摩揭陀國”、《法顯傳》“伽耶城貝多樹下”)、“提婆達多遙擲擊佛”、“卑鉢羅石室”、“提婆達多人定石室”、“比丘自害證果”(《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法顯傳》“王舍新城蒞沙王舊城”)、“天帝釋畫石問佛”(《大唐西域記》卷九“摩揭陀國”、《法顯傳》“小孤石山那羅聚落”)、“僧伽羅傳說”(《大唐西域記》卷十一“僧伽羅國”、《法顯傳》“師子國”)。
- ② 參看前注所列各地之下的今人考釋，《大唐西域記》主要依據前揭《大唐西域記校注》、《法顯傳》主要參考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版)、《洛陽伽藍記》主要參考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及楊勇校箋《洛陽伽藍記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版)。
- ③ 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93頁。

(Chavannes)與周氏都已經注意到,同樣的故事,《大唐西域記》和《洛陽伽藍記》所記地理名稱不同。沙畹氏直接以文本訛誤(“編次錯亂”)加以解釋,而周氏則認為地名不同不代表地理位置不同。但如果綜合《法顯傳》、《洛陽伽藍記》和《大唐西域記》,恐怕類似故事發生之地確非完全一致。其原因,更可能是因為傳說故事究非歷史事實,其坐實會隨時空之變遷而轉變,這種情況在傳說故事之坐實過程中不可避免。故而時空條件的變異完全可能導致傳說故事發生地的變化。

其次,是因地制宜的元素改易。

如烏仗那國的變蘇摩蛇本生故事<sup>①</sup>,佛典中所記該故事與《大唐西域記》所載大有不同。《賢愚經》卷七“設頭羅健寧品第三十三”中佛陀往世為國王,為了救濟人民,化身為大魚供人食用。而在《佛說菩薩本行經》卷下所錄的類似故事中,佛為跋彌王時,國中人民有瘡病,佛陀“求願作魚”,病者食魚肉而除病。《洛陽伽藍記》卷五“乾陀羅國”下也有這一本生故事的遺址,如來亦變化為“摩竭大魚”。值得注意的是,在宋雲、惠生西行之時,辛頭大河之河西岸上尚有塔和有魚鱗紋的石作為這一本生故事的紀念<sup>②</sup>。而在《大唐西域記》有關烏仗那國的記載中如來卻化身為水蛇(蘇摩蛇),這樣一種變異,說明在玄奘經過的這一遺址,或與宋雲、惠生所經行之處不同,或相同之地的外在環境發生了變異<sup>③</sup>,也或許能說明烏仗那國有食蛇之習俗。這樣一種因地制宜的元素改變,在每個故事上都多多少少有所發生,這些變異和“坐實”息息相關,也無疑因口傳影響而發生。

還可舉卷七吠舍釐國的“千佛本生”故事為例,這是一個廣泛見諸各種佛經的故事,《校注》在注解中已經指出:“《西域記》所載此故事與《雜寶藏經》卷一《鹿女夫人緣第九》情節同,但其地為波羅奈國。同上書《蓮花夫人緣第八》所載亦略同。又見於《長阿含經》卷十一,作多子塔,《大般涅槃經》卷上作多子支提,《水經注》與《法顯傳》其地作放弓仗塔,此塔在《根本

①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83—284頁。

② “河西岸上,有如來作摩竭大魚,從河而出,十二年中以肉濟人處。起塔為記,石上猶有魚鱗紋。”參看《洛陽伽藍記校釋》,第197頁。

③ 玄奘對這一故事發生地環境的介紹是:“至薩哀殺地(唐言蛇藥)僧伽藍。有窰塔波高八十餘丈。”(《大唐西域記校注》第283頁)可知此地有紀念這一本生故事的伽藍和塔,而宋雲、惠生經行之時只有塔和石。玄奘時有魚鱗紋之石當已不存,否則原本變為“魚”的故事恐怕會因此一“證物”的存在而持續流傳。

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七又名放弓仗制底，故事情節亦異。”<sup>①</sup>在《大唐西域記》中，這個故事是與一窣堵波聯繫在一起的<sup>②</sup>。在《法顯傳》中，塔也是必不可少的建築，既存在於現實中，也出現在故事裏<sup>③</sup>。但在《雜寶藏經》卷一的兩個故事中，塔都未出現<sup>④</sup>。而《長阿含經》、《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等佛經中的故事裏則明確有塔。《大唐西域記》中，“鹿女乃昇城樓，以待寇至”<sup>⑤</sup>，既不在大白象上，也不在百丈之臺上，或許就因為尚有城樓遺迹，當地的外在環境改易了故事中的元素<sup>⑥</sup>。

再次，是對民間故事傳說的繼承。

健馱邏國所記的獨角仙人故事<sup>⑦</sup>，在佛典中廣泛出現，形態不一。《佛本行集經》卷十六所記載的對話中，優陀夷國師之子僅僅以極簡單的語言談及“獨角仙人之子”為姪女商多誑惑而“失禪及五神通”，用以證明美色之能惑人（進而通過故事突出佛陀不受女色誘惑之偉大），也就是說獨角仙人（在《佛本行集經》中更明確為獨角仙人之子）故事祇是用來說明佛陀品格的例證；但在《大智度論》卷十七中，故事曲折繁複，不僅交代了仙人的由來，還解釋了姪女為何要引誘仙人，篇幅頗長，最後則不忘與宣教勾連<sup>⑧</sup>，《經律異相》卷三十九“外道仙人部”也延承了《大智度論》的這一故事。這兩處的“獨角仙人”故事，出入頗大，一為表現美色誘惑的反面故事，一為佛教傳統中佛陀的前世本生，但終究皆與佛教有關。

不過，“獨角仙人”故事的印度本土淵源，值得注意。《校注》在臚列相關佛典後指出：“印度的佛教彫刻多以此作為素材。《羅摩衍那》第一篇第八、九、十章有此故事。”<sup>⑨</sup>《羅摩衍那》是古代印度影響極大的偉大史詩，在

①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596 頁。

②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父母處也。”（《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594 頁）

③ “城西北三里，有塔，名放弓仗。……至賊到時，小夫人於樓上語賊言……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是也。……”（《法顯傳校注》第 80 頁）

④ 《蓮華夫人緣第八》中，蓮華夫人“乘大白象，著軍陣前”，《鹿女夫人緣第九》中，夫人要求“作百丈之臺”，也是在臺上認子退敵的。相較而言，臺與塔形態較為接近。

⑤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595 頁。

⑥ 或者說使得這一故事更加接近某些佛典中的故事而非另一些。

⑦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259 頁。

⑧ “佛告諸比丘：‘一角仙人，我身是也；姪女者，耶輸陀羅是。爾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

⑨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260 頁。

漫長的歲月中逐漸形成,一些歷史學者認為,“《羅摩衍那》寫成的時代是奴隸社會”,季羨林則認為“《羅摩衍那》產生於印度的封建社會。時間是從公元前4或3世紀到公元後2世紀”<sup>①</sup>。要之,《羅摩衍那》在形成、流衍過程中,與諸種佛典當有互涉。特別是,仙人被女色所誘的故事在《羅摩衍那》第一篇第八、九、十章中,也是作為一個“僧侶們口耳相傳”的“古老故事”而被講述的<sup>②</sup>,故事的梗概與《大唐西域記》所述約略相同<sup>③</sup>,可以推斷,“獨角仙人”故事本就在印度民間流傳頗廣,而佛教在傳播過程中,將這一民間故事吸收改易,用以幫助宣教,所以這一故事在佛典裏又各具形態。而《大唐西域記》所述健馱邏國部分,則有專門的“獨角仙人所居之處”,玄奘之所以記錄這一故事傳說,當是由於此一遺迹的存在,而錯綜傳說、記叙而成,但並不採取《佛本行集經》和《大智度論》或多或少所具有的宣教姿態。

最後,要加以討論的是某些篇幅較長的故事的大幅變異。

以上所說的三點,大致還只是小幅度的差異,往往在《大唐西域記》中亦不佔太長篇幅。但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還記錄了一些篇幅較長的故事,這些故事與佛典所記又多有出入。其實,出入較大,或許正是這些故事篇幅較長的重要原因,如果所記述之故事和佛典大體吻合,玄奘也就不會花費很多筆墨加以記載,只要像其他故事那樣以此處為某某故事發生之所一筆帶過即可。

最值得一提的是關於馬鳴、龍樹、提婆三位菩薩的記述。

《大唐西域記》卷八提到了馬鳴菩薩及其遺迹,該書提及馬鳴的故事集中於這一卷(卷十二竭盤陀國論及當時印度四大論師時亦提及馬鳴);卷八同時記錄了龍樹菩薩和提維伽藍的故事,之後在卷十記錄了龍樹與提婆的交誼及其生平故事;提婆菩薩則在卷四窣祿勤那國部分已經出現,卷五鉢邏耶伽國記載了他挫服外道的故事,當然,他也出現在卷八提維伽藍的故事中,卷十更是對他的生平有大致交代。

馬鳴、龍樹、提婆的生平,中土佛教文獻中早已有詳細記述:姚秦時鳩

① 參看季羨林《〈羅摩衍那〉前言》,收入《季羨林文集》第十七卷《羅摩衍那(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

② 同上書,第51—68頁。

③ 但有兩點大的差異:第一是《羅摩衍那》中有豐富的細節描述和對話展開;第二是故事基調不同,最後,“那光輝的鹿角仙人,就這樣住在那裏,享受著種種幸福,帶著散他他的妻。”(《羅摩衍那(一)》第九章,《季羨林文集》第十七卷,第61—62頁)《羅摩衍那》中鹿角仙人的結局是幸福美好的,而在佛典中這一點並不突出。

摩羅什譯出過《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此傳今有面貌差異頗大的兩個版本)和《提婆菩薩傳》<sup>①</sup>。這三篇重要的菩薩傳情節性很強,內容豐富,都收在《大藏經》的“史傳部”。

關於馬鳴,《大唐西域記》祇記載了馬鳴摧敗鬼辯婆羅門的遺迹,而鳩摩羅什譯《馬鳴菩薩傳》則豐贍得多,且有著少見的敘事結構,開篇並沒有著墨於馬鳴菩薩,而是從他的師尊脅尊者講起:與脅尊者同時,中天竺有外道“世智聰辯,善通論議”,在中天竺某處伽藍舌戰衆僧獲得勝利,並不許該處伽藍“公鳴捷椎受人供養”;脅尊者於是以前神力至中天竺,鳴響捷椎,在國王的集會上以論議摧服外道,並收他爲徒。該外道皈依佛教後“博通衆經明代內外,才辯蓋世四輩敬服”,招致軍力強大的北天竺小月氏國起兵征討中天竺國以求得此“辯才比丘”,此“辯才比丘”到小月氏後開壇講法,有六日未食的七匹馬面對草料,卻“垂淚聽法,無念食想”,此“辯才比丘”因能令馬解其音,遂被尊稱爲“馬鳴菩薩”。

關於龍樹,《大唐西域記》卷八記載他派遣弟子提婆折服外道重鳴捷椎的故事,和《馬鳴菩薩傳》中脅尊者收服馬鳴的故事極其相似<sup>②</sup>。但《大唐

① 此三菩薩傳,陳引馳曾有簡注,見陳允吉主編《佛經文學粹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86—605頁。

② 《大唐西域記》卷八:阿摩落伽窰堵波西北故伽藍中,有窰堵波,謂捷捷椎聲。初,此城內伽藍百數,僧徒肅穆,學業清高,外道學人,銷聲滅口。其後僧徒相次徂落,而諸後進莫繼前修。外道師資,傳訓成藝,於是命僑召侶,千計萬數,來集僧坊,揚言唱曰:“大擊捷椎,招集學人!”群愚同止,謬有扣擊,遂白王,請按優劣。外道諸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辭論膚淺。外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椎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耻,忍誦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捷椎。時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椎,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炬。”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爾非其儔,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詎必傾山?敢承指誨,黜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析,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謬辭易失,邪義難扶,爾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菩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聞之也,即相召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紆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椎,願垂告命,令諸門候,鄰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援,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易衣服,疊僧伽氈,置草束中,褰裳疾驅,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寡,莫有相舍,遂宿捷椎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曰:“夫捷椎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爲?”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擊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耻。”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殺身以謝。”於是外道競陳旗鼓,誼談異議,各曜辭鋒。提婆菩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折破,曾不決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大唐西域記校注》第643—645頁)

西域記》關於龍樹的其他記載和《龍樹菩薩傳》的重心就極為不同了。《龍樹菩薩傳》記叙龍樹本為南天竺梵志，天生聰穎，與三位友人以為已經窮盡“天下理義”，便欲“騁情極欲”，於是他們求得隱身之法，潛入王宮，“宮中美人皆被侵凌”。此事自然為國王發覺，國王便因勢利導，等他們再次入宮之時關閉宮門，令侍衛在宮內舞刀，龍樹險中求生，屏氣緊貼國王，逃過一難，他的三位朋友則皆死於刀下。龍樹由是省悟，逃脫後“入山詣一佛塔出家受戒”，出家後他“九十日中誦三藏盡”，再入雪山學摩訶經典，之後因為無經可學，兼受外道引誘，龍樹生傲慢之心，欲自立門戶。幸而此時大龍菩薩接應他入龍宮，“發七寶華函，以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菩薩從此一心向佛，之後在天竺各處弘法，以種種神異宣揚大乘教義，過百歲而卒，這與《大唐西域記》所載龍樹自刎而終的結局，差異頗大。

關於提婆，《提婆菩薩傳》的內容與《大唐西域記》相關部分就更少重合。《提婆菩薩傳》不像前兩傳，沒有多少關於提婆菩薩出家前的內容，該傳主要記載了三部分內容：一是提婆與大自在天神的一段往復，為他後來之弘法埋下“神示”的伏筆；第二部分主要記叙了提婆如何在南天竺傳法，這一段故事與《龍樹菩薩傳》中龍樹的弘法情節高度相似<sup>①</sup>，這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佛教用以宣教的神異故事，很多都是零散流傳的片段母本，隨時可以拼湊而入某個整體故事之中；最後一部分則寫了提婆為外道所謀害，但以德報怨，交代其結局。

上述三種菩薩傳之類的宗教傳記作品，其地理分屬甚為模糊，玄奘記叙這裏的馬鳴、龍樹、提婆遺址與故事，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遊歷至此，聽到當地的僧徒或信眾講述了相關的傳說，於是“有聞必錄”，記載於書，故差異甚大。不妨將玄奘所記和三種菩薩傳所說作一對比，多少能看出佛典書面所記和信眾口中所傳的一些有趣的異同。

首先是馬鳴菩薩早年的“誤入歧途”被轉嫁到了鬼辯婆羅門身上，而脅尊者的所作所為也成了馬鳴後學龍樹、提婆師徒的行為。當然不能排除龍樹和提婆也碰到過另一個外道，也不准伽藍鳴響撻椎，但我們更願意將這一情節視作上面所講的“片段母本”。這樣一種“錯置”，至少能够反映出菩薩故事在口耳流傳過程中，善者愈善，馬鳴菩薩早年的過失也被轉嫁到反

<sup>①</sup> 比較《龍樹菩薩傳》與《提婆菩薩傳》，請檢陳允吉、胡中行主編《佛經文學粹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97—598 頁與第 601—602 頁。

面人物身上，三位菩薩成爲了聚集正面意義的箭垛。

其次是關於龍樹菩薩的結局，《龍樹菩薩傳》所記龍樹之死較爲平淡，只是在死前有小乘法師對龍樹口出不遜，略生波折。而《大唐西域記》卷十所記龍樹之死，則曲折許多，裏面包含了父子爭權、王后背子助夫等極富小說家色彩的細節<sup>①</sup>，較諸《史記·刺客列傳》所載荊軻勸樊於期自盡，更爲動人心魄。較之《龍樹菩薩傳》所記，耆舊所說的龍樹故事，曲折生動，驚心動魄許多，這也是民間傳說的魅力所在。

至於提婆故事，玄奘所記的更偏於佛理，大概提婆此人的種種傳說，本就不如馬鳴、龍樹豐富（這其中的重要原因或許就在於提婆時代最晚，相較而言可靠資料頗多而可發揮之空間較少）。玄奘在書中記錄了《龍樹菩薩傳》和《提婆菩薩傳》都未有的提婆向龍樹問道的具體過程以及提婆與彌勒的間接交往，相較馬鳴和龍樹的文字，乏味許多。

另一個篇幅較長的例子是卷十一僧伽羅國的建國傳說，這應當是流傳時間頗長的故事，《法顯傳》中即有記載<sup>②</sup>。但《法顯傳》所記極爲簡略，傳奇色彩也較淡，與諸佛典所記故事也不甚類似。至《大唐西域記》，此一故事篇幅大增，情節也更加曲折，傳奇色彩更重，亦更接近諸佛典中之故事。《大唐西域記》所記這個故事大致可以分爲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是僧伽羅如何逃脫出羅刹女所居之寶洲；後一部分是羅刹女加害國王，僧伽羅被擁護

① 《大唐西域記》卷十：龍猛菩薩善閑藥術，餐餌養生，壽年數百，志貌不衰，引正王既得妙藥，壽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群有，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伽藍，門者驚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薩方贊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今夕何因，降迹僧坊，若危若懼，疾驅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之士，以爲含生寶命，經語格言，未有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戒忍，或投身飼獸，或割肌救鴿，月光王施婆羅門頭，慈力王飲餓藥叉血，諸若此類，羌難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爲用，招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殺，則罪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無邊，輕身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垂允所求！”龍猛曰：“俞，誠哉是言也！我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顧斯爲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顧視，求所絕命，以乾茅葉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827—828 頁）

② 《法顯傳》“師子國”：“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直，商人則依價置直取物。因商人來、往、住故，諸國人聞其土樂，悉亦復來，於是遂成大國。”（《法顯傳校注》第 125 頁）

爲王並攻佔羅刹女所居鐵城建立僧伽羅國。前一部分故事與巴利文《本生經》中的《雲馬本生》<sup>①</sup>、《中阿含經》卷三十四《小品商人求財經第二十》、《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九《五百比丘因緣品第五十》基本類似，祇有具體名稱細節上的出入<sup>②</sup>，同時《雲馬本生》、《小品商人求財經》和《五百比丘因緣品》有更多的細節描寫和鋪排渲染。但後一部分則不見於《中阿含經》、《佛本行集經》、《六度集經》。雖然《大唐西域記》的這一部分最後也提到了一句：“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生之事也。”<sup>③</sup>但整體記敘重心顯然在僧伽羅國建國傳說上，沒有後半部分僧伽羅的登位爲王和建立該國，或許玄奘就不會從商人被羅刹女誘惑說起，原原本本花如此多的筆墨記錄這個故事。不妨將此與《佛本行集經》所記加以對比，作爲講述佛陀本行本生的經典，《佛本行集經》講了不少故事，落腳點必須要在佛陀之前世今生，《五百比丘因緣品》結尾處（“五百商人安穩得渡大海彼岸”）即點明題旨：“諸比丘，於汝意云何。若疑於時雞尸馬王，豈異人乎？勿生異念，即我身是；五百人中，大商主者，豈異人乎？即舍利弗比丘是也；五百商人，豈異人乎？即刪闍耶波離婆闍迦。諸弟子五百人是。……”在宣教意義上，到此也就足够了，佛陀、舍利弗、其他弟子的關係已經交代清楚。但作爲建國傳說，這顯然遠遠不夠。《大唐西域記》中的後半部分，顯是玄奘在僧伽羅國聽到當地人民講述本國建國的傳奇故事記錄而成，在佛典中，佛陀前世曾爲馬王，重點在於馬，所以《校注》注釋此段時，說“佛典關於僧伽羅國建國的傳說，最早見於巴利文《本生經》中的《雲馬本生》”<sup>④</sup>，這個本生經的名字也凸顯了馬的重要性，但在《大唐西域記》的這段記敘裏，主角無疑是僧伽羅，也就是僧伽羅國的開國之君。《雲馬本生》、《小品商人求財經》和《五百比丘因緣

① 《雲馬本生》的漢譯，可以參看郭良鋈、黃寶生譯《佛本生故事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7—119 頁。

② 如《雲馬本生》中，被母夜叉誘惑的共有五百商人，其中二百五十位聽從商人頭目，依靠菩薩轉生的雲馬的幫助，轉危爲安，而另外二百五十個商人則被母夜叉殺掉吃了。《小品商人求財經》中，入海“逢見諸女人輩”的只是“諸商人”，並無確切數量，但前一批被關於“大鐵城”中商人則是五百人，且已有二百五十人“被噉”，剩餘二百五十人。《五百比丘因緣品》中，被捉的是五百商人，鐵城中情況與《小品商人求財經》所述一致，但最後五百商人全部得救。《大唐西域記》所載“僧伽羅傳說”中，僧伽羅“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鐵牢中的商人則無明確數量，最後也只有僧伽羅未曾受到羅刹女誘惑，其餘商人則不能抵禦誘惑。（《大唐西域記校注》第 874 頁：“商侶愛戀，情難堪忍，心疑去留，身皆退墮。羅刹諸女更相拜賀，與彼商人，攜持而去。”）

③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875 頁。

④ 玄奘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版，第 877 頁。

品》中，商人們是以集體形象出現，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人最多只是商人頭目，並無具體名字，因為商人們的故事儘管佔據主要篇幅，但佛典故事的主人公是佛陀轉生的馬。而《大唐西域記》所記僧伽羅的故事中，僧伽羅無疑是主角，不僅開始介紹了他的家世背景，整個故事也是伴隨著他的行動而展開的。《大唐西域記》所記的這個故事，雖然基本上脫胎於佛典，但其性質完全是英雄傳奇式的，這不僅進一步印證了上面講到“對民間故事傳說的繼承”這一情況時提到的民間故事與宗教傳統的離合，也顯然是當地對此一故事口耳相傳使然。

如果說在僧伽羅國建國故事上，《大唐西域記》較諸佛典做了“加法”，那麼前列表中所列的許多傳說故事，相比佛典所載，則是做了“減法”。所謂“減法”，又有兩種情況：第一，故事細節上的簡省。佛典中的故事，多用排比等手法，繁複雜多，玄奘在記述故事時，則多刪去這些部分，擇要敘述，如上文所舉的僧伽羅建國故事，《大品商人求財經》和《五百比丘因緣品》都用較多篇幅鋪陳渲染羅刹城的誘人之處，《大唐西域記》中則一筆帶過，細節上的簡省普遍存在於各個故事之中。第二，故事情節上的簡省。佛典敘說故事，多原原本本，敘說前因後果，但玄奘記述故事，則多取與遺迹有關之部分加以說明，如卷四劫比他國所記“蓮花色尼見佛”故事，玄奘只對“見佛”這一情節略加敘述<sup>①</sup>。而《五分律》卷四所記的蓮華色尼故事，則相當冗長，不僅交代蓮華色尼皈依前之複雜經歷（“昔與母共夫，今與女同婿”），而且記錄了蓮華色尼皈依後之歷程，“見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這在前表中所列傳說故事中也並不少見。“減法”的出現，既與口傳的特質有關，口傳故事不可能過於繁複詳備，而且書面之故事在流傳過程中，若故事本身篇幅過長，自然只會留下比較關鍵的部分；也與《大唐西域記》本身的體例（在遊歷中記故事），以及《大唐西域記》與佛經性質不同有關。

上面的論述，主要基於《大唐西域記》和各種佛典之間的文本比對而展

① 《大唐西域記》卷四：“釋、梵宰堵波前，是蓮花色苾芻尼欲先見佛，化作轉輪王處。如來自天宮還瞻部州也，時蘇部底宴坐石室，竊自思曰：‘今佛還降，人、天尊從，如我今者，何所宜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花色苾芻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四兵警衛，至至尊所，複苾芻尼。如來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是見法身。’”（《大唐西域記校注》第420頁）《法顯傳》“僧伽施國”部分也記載了此傳說：“時優鉢羅比丘尼即自心念：‘今日國王、臣民皆當奉迎佛，我是女人，何由得先見佛？’即以神足，化作轉輪聖王，最前禮佛。……”（《法顯傳校注》第52頁）亦只記錄了“見佛”一事。

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佛教流傳,兼有口頭和書面兩種方式,而佛教典籍更是數量浩繁,典籍之間關係複雜。在“抄本時代”,佛教故事的流傳,應該遠比我們現在的推斷要複雜和豐富。同時,玄奘又熟悉梵文,所以玄奘所面對的書面佛教典籍,與我們現在所依據的藏經系統的佛教典籍,當有極大差異。但限於條件和能力,我們僅只能基於基本的“故事”,作大致的比較,並基於此作一些謹慎的推理和分析。

#### 四

上文討論了《大唐西域記》所記故事與見諸佛典的類似故事間的差異,所謂“具體空間的落實”、“因地制宜的元素改易”和“對民間故事傳說的繼承”,實是從比勘書面記述的角度而對故事傳說流傳狀況的分析;而最後分析的篇幅較長的差異情況,則更能揭櫫《大唐西域記》在記錄傳說故事上的特色。

若要對上述現象作進一步理解,則應對《大唐西域記》的性質略作定位,將上述情況放置到《大唐西域記》的大背景中加以理解。

《大唐西域記》未見《舊唐書·經籍志》著錄,在《新唐書·藝文志》中著錄於子部道家類的釋氏部分;在《宋史·藝文志》(著錄作者為“沙門辯機”,誤)、《直齋書錄解題》和《四庫全書總目》中則著錄於史部地理類。且不論本書的入藏情況,僅僅在以上幾種公私書目的著錄,就能讓我們看到《大唐西域記》的兩重性。一方面,玄奘本人的情況和西行的主要活動和目的,決定了本書必然充滿各種佛教因素;另一方面,本書的撰作並非出於玄奘本人的強烈意志,而是出於唐太宗的需求,故而寫作《大唐西域記》的目的和西行求法的目的是不同的,首先要為唐太宗提供他感興趣的可信的資料,而不能只注重宣揚佛教教義。

而玄奘本人也採取了巧妙的辦法來取得一種和諧與平衡,全書的大框架嚴格按照地理順序,以玄奘來回經行之地為具體子目一一書寫。每一國家地區的寫法也有定式,一般都是介紹國名、國家方圓多少里、都城為何、居民情況、土地物產、民俗風氣、宗教信仰等方面。這就為唐太宗全景式地展現了西域各國,這可以視為全書之骨架。但《大唐西域記》吸引人的地方不僅僅在這些程式化的介紹,更在其每一國家之內具體某地的相關記載,這些是使全書豐滿有趣的血肉。而這些“血肉”,則往往是與佛教有關的遺

址故地以及相關傳說故事。當然，這些故事自然是宣揚佛法的偉大，外道的愚昧，信教者的崇高和不信教者的悲苦，帶有濃重的宣教意味。

這也就決定了《大唐西域記》的多重性和豐富性，故而在目錄中將其列入釋家類或地理類，都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在今天的學科立場上，不妨將《大唐西域記》視為一部有意於宣揚佛教教義的歷史地理著作。該書的這一性質，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為“史家立場，宣教導向”。作為有很高傳統文化修養的玄奘，強烈的史家意識顯然是存在於玄奘身上的。在《大唐西域記》的具體記載中，我們會發現，玄奘很少照錄佛典上的故事，前列表中所記的故事，很多都是幾句話簡單敘述某地為某故事的發生地點，這些故事和佛典的差異也僅僅在具體細節上，我們可以大致推斷，這些故事，在情節上，玄奘所聽到內容的和他所讀過的記載沒有太多差異。而表中有較長篇幅描述的故事，則往往和佛典出入不小，上面對馬鳴、龍樹、提婆、僧伽羅故事的分析都說明了這一點。也就是說，玄奘在記錄傳說故事上，在保存佛教資料、有利於宣教的前提下，還十分注重與佛典記載不同的內容，對這些內容加以詳盡的記錄，而那些與佛典差異不大的故事，則非《大唐西域記》重點所在。這一做法無疑是史家意識所導致的。

玄奘的史家意識同時還體現在，面對書面來源時，玄奘記錄的重點不在這些故事裏的靈異神通內容。如在《大唐西域記》所記馬鳴、龍樹故事中，我們基本無法找到《馬鳴菩薩傳》、《龍樹菩薩傳》中的神異故事。但在面對口傳材料時，玄奘卻“有聞必錄”<sup>①</sup>，詳細記載各種神通故事。在我們今天的歷史觀念的回望下，神異這一元素自是荒誕不經，即使在玄奘時代，他是否對這些故事全信，也未可知，記錄這些鮮活生動的神奇故事，或許有保存史料的意圖在其中，但這種情況所體現的，或許更在玄奘的佛教徒宣教企圖上，而非其史家意識。

《大唐西域記》的這種雙重特性，讓我們在閱讀上文分析的這些傳說故事時，不能簡單地將它們視為如後世《西遊記》一類的神佛傳說，玄奘的基本立場和態度是“史”的，記敘這些故事則同時帶有宣教目的。這裏還必須

<sup>①</sup> 這是王邦維對《大唐西域記》中玄奘書寫的概括，參看王邦維《雜藏考》（載袁行需主編《國學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62頁），王邦維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版）的“代校注前言”《義淨與〈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對此也有析論。而本文通過以上分析，認為玄奘的“有聞必錄”，就是他面對“耆舊”、“土俗”時候的態度。“有聞必錄”，而非“有聞不錄”，是十分精當的概括。

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印度對於歷史、事實的觀念和中國大不一樣,這些我們視為不真實的傳說故事(唐代的中國士人大約也會將這些傳說故事視為不經),在印度的流衍傳佈過程中完全可能被視為較為可靠的史料。作為中國知識人的玄奘因其高僧身份也較易相信這些傳說故事。正是在這樣的中印文化差別、玄奘多重身份的交織下,在中國傳統士人眼中較為荒誕不可信的故事,卻有機地融入了《大唐西域記》這樣一部有著較為嚴格框架的,撰作出發點是為唐太宗經略西域服務的嚴肅歷史地理著作中。

上文分析的口傳故事和全書的“史”之框架或許還有更為幽微的意義。在討論中國“小說”<sup>①</sup>的歷史變化時,魯迅的兩個提法影響深遠,一是在分析魏晉南北朝佛教對小說的影響時提出的“釋氏輔教之書”的說法,一是“唐始人有意為小說”的判斷<sup>②</sup>。佛教通過“釋氏輔教之書”將有意的與“史”的書寫區分的虛構書寫傳入中國,逐漸影響到唐人的“有意為小說”,這是極為精彩的論說。梅維恒(Victor Mair)通過敦煌變文等佛教相關因素,通過許多堅實的考證和精密的推考,進一步論證佛教對中國的虛構文學有極重要的影響<sup>③</sup>。在討論佛教和唐人“有意為小說”的關係時,我們是否能將《大唐西域記》這一類傳統意義上不屬於通俗文學<sup>④</sup>或虛構作品的傳記材料納入考察?這類書籍相較“釋氏輔教之書”和通俗文本而言,在中國知識人的眼中更為嚴肅,但其中包孕的對於非佛教徒而言明顯不真實的傳說故事,對於中國文學後來的虛構書寫,難道毫無潛移默化之效?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① 小說是中國本有語詞,《莊子》中的“小說”一詞只是指不够嚴正重要的說辭,《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家”其實是不大重要的一類書的雜燴,這一傳統概念的“小說”和對應近代西方 fiction、novel 概念的“小說”差異極大。本文使用的小說概念還是現代意義上的重在虛構的“小說”,在行文中儘量使用“虛構”一詞。

②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收入《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參看梅維恒著,楊繼東、陳引馳譯,徐文堪校《唐代變文——佛教對中國白話小說及戲曲產生的貢獻之研究》,上海:中西書局 2011 年版。尤其是本書的附錄《唐五代變文對後世中國俗文學的貢獻》,對中國文學中的虛構因素和佛教的關係有比較集中而概括的研究。

④ 當然,梅維恒主要關注的是佛教對後來之通俗文學的影響,白話小說和唐人傳奇等文言系統的作品是兩個系統,決不能等而同論。但是下層的文學未必影響上層,下層的文學卻很難不受到上層的影響,所以討論《大唐西域記》一類書對文學中“虛構”的可能影響,我們認為是同時適用於精英的和通俗的(或曰文言的和白話的)虛構書寫的。



續表

卷數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一	卷二
國	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	迦畢試國	那揭羅曷國
底本 (高麗 新藏本)	聞諸土 俗(第 147頁)	聞諸先 志(第 150頁)	聞諸先 志(第 153頁)	聞諸先 志(第 156頁)	聞諸先 志(第 223頁)	
敦甲本		“諸先 志”作 “之耆 舊”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宋本	“土” 作“土”					
古本		先 “諸志” 作耆 “之舊”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石本		先 “諸志” 作耆 “之舊”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大本						
資福本						
磧砂本						
建本						
元本	“土” 作“土”					
明南本	“土” 作“土”					
明北本						
徑山本						
翻本	“土” 作“土”					
中本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先志” 作“土 俗”
《三寶 感應要 略錄》						
《釋迦 方志》						
《法苑 珠林》						











續表

卷數	十二卷	十二卷	十二卷
國	瞿薩旦那國	瞿薩旦那國	瞿薩旦那國
底本	(高麗新藏本) 聞諸土俗(第1017頁)	聞諸舊、聞之土俗(第1026頁)	聞諸先記(第1027頁)
敦甲本			
宋本			
古本			
石本			
大本			
資福本			
磧砂本			
建本			
元本			
明南本			
明北本			
徑山本			
酬本			
中本			
《三寶感應要略錄》			
《釋迦方志》			
《法苑珠林》			